

唐宋十大家尺牘

中華書局印行

曾南豐尺牘

目次

上杜相公書·····	一	寄歐陽舍人書·····	二二
謝杜相公書·····	四	上歐蔡書·····	二五
與杜相公書·····	六	上蔡學士書·····	二九
上范資政書·····	七	與王介甫第一書·····	三一
答范資政書·····	九	與王介甫第二書·····	三二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一一	與王介甫第三書·····	三四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一四	與王深甫書·····	三六
上歐陽舍人書·····	一六	答王深甫書·····	三九
再與歐陽舍人書·····	二一	上齊工部書·····	四二

與孫司封書·····	四四	回傳權書·····	五七
謝章學士書·····	四七	答李沔書·····	五八
答孫都官書·····	四九	謝吳秀才書·····	五九
與撫州知州書·····	五〇	謝曹秀才書·····	六〇
答袁陟書·····	五一	與王向書·····	六〇
福州上執政書·····	五三		

曾南豐尺牘

上杜相公書

慶歷七年九月日，南豐曾鞏再拜上書，致政相公閣下：鞏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爲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爲者，其舜也；與卒之爲宰相者，無與舜爲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

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尙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耶？問平之所以爲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爲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

矣！

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爲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爲者耶？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斂，不問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

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其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用，眞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間，閣下爲宰相。當是時，方人主急於致天下之材，爲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礪者，相繼而進，雜遝於朝。雖然，邪者惡之，

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絲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爲累日之格以勵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爲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墜，革任予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其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充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充其志，豈媿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爲宰相者哉？

若輩者，誠鄙且賤，然常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潛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

與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尙慕而欲見之，況同其時過其門牆之下也歟？

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爲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忻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不宣。鞏再拜。

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

閔閔勤勤營救護眎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旣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

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誦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藂細之事宜以徹於眎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

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遭明公於此時也！

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與杜相公書

鞏啓：鞏多難而貧且賤，學與衆違，而言行少合於世；公卿大臣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聞閣下致位天子而歸，始獨得望烏履於門下。

閣下以舊相之重，元老之尊，而猥自抑損，加禮於草茆之中，孤犢之際；然去門下以來，九歲於此，初不敢爲書以進。比至近歲，歲不過得以一書之間薦於左右，以伺侍御者之作止，又輒拜教之辱，是以滋不敢有意以干省察，以煩貺施，而自以得不韙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

伏以閣下樸厚清明，讜直之行，樂善好義，遠大之心，施於朝廷而博見於天下，銳於強力而不懈於耄期。當今內自京師，外至巖野，宿師碩士，傑立相望，必將億精疲思，寫之冊書，磊磊明明，宣布萬世，固非淺陋小生所能道說而有益毫髮也。

羣年齒益長，血氣益衰，疾病人事不得以休然，用心於勦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緒言餘旨，以自樂於環堵之內，而不流於貧賤之中。雖不足希盛德之萬一，亦庶幾負其意，非自以謂能也。懷區區之心於數千里，因尺書之好而惟所以報大君子之誼，不知所以裁而恐，欲知其趨，故輒及之也。春暄，不審尊候如何？伏惟以時善保，尊重！不勝鄙劣之望！不宣。鞏再拜。

上范資政書

資政給事，夫學者之於道，非處其大要之難也；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而事之有委曲幾微，欲其取之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推而通之，則萬變而不窮；合而言之，則一致而已，是難也。

難如是，故古之人有斷其志，雖各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稱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

語亦各殊科，彼其材於天下之選，可謂盛矣！然獨至於顏氏之子，乃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是所謂難者久矣！

故聖人之所教人者，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極大之爲無窮，極小之爲至隱。雖他經歷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易而重複顯著；其義於卦、爻、象、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時以至於今，得此者顏氏而已爾，孟氏而已爾，二氏而下，孰爲得之者歟？甚矣其難也！

若鞏之鄙，有志於學，常懼乎其明之不遠，其力之不強，而事之有不得者。旣自求之，又欲交天下之賢以輔而進，繇其磨礪灌漑以持其志，養其氣者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返而餒者，豈得已哉？又懼乎陷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嘗閒而論天下之士，豪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有甚於斯時也。而造於道，尤可謂閎且深，更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者，未有過閣下也！

故閣下常履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閣下獨曰：「是」

者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閣下獨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爲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閣下之於道何如哉？當其至於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不盡者耶？

夫賢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況若鞏者哉？故願聞議論之詳，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庶幾自悟以得其所難得者，此鞏之心也。

然閣下之位，可謂貴矣；士之願附者，可謂衆矣；使鞏也不自別於其間，豈獨非鞏之志哉？亦閣下之所賤也，故鞏不敢爲之。不意閣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召之，鞏雖自守，豈敢固於一邪？故進於門下，而因自敘其所願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答范資政書

鞏啓：王寺丞至，蒙賜手書，及絹等。伏以閣下賢德之盛，而所施爲在於天下；

鞏雖不熟於門，然於閣下之事，或可以知。

若鞏之鄙，竊伏草茅，閣下於羈旅之中，一見而已。今鞏有所自得者，尙未可以致閣下之知，況鞏學不足以明先聖之意，識古今之變，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無媿悔於心，而流落寄寓，無田疇屋廬，匹夫之業，有奉養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責思慮之精，詔道德之進也。是皆無以致閣下之知者。

而拜別期年之間，相去數千里之遠，不意閣下猶記其人而不爲年齒爵德之間有以存之，此蓋閣下樂得天下之英材，異於世俗之常見。而如鞏者，亦不欲棄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

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勢而下貧賤之士者，蓋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窮達，毫髮之殊，然相棄者有之；則士之愚且賤，無積素之義，而爲當世有大賢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禮，是豈不於衰薄之中爲有激於天下哉？則其感服固宜如何？仰望門下，不任區區之至！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學士執事：夫世之所謂大賢者，何哉？以其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其口講之，身行之，以其餘者又書存之；三者必相表裏，其仁與義，磊磊然橫天地，冠古今不窮也。其文與實，卓卓然軒士林，猶雷霆震而風颺馳不浮也，則其謂之大賢，與穹壤等高大，與詩書所稱無間，宜矣！

夫道之難全也，周公之政不可見，而仲尼生於干戈之間，無時無位，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俾學者有所依歸；仲尼既沒，析辨詭詞，驪駕塞路，觀聖人之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楊、韓四君子之書也；舍是，齟矣！退之既沒，驟登其域，廣開其辭，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亦難矣哉！近世學士飾藻績以誇詡，增刑法以趨嚮，析財利以拘曲者，則有聞矣！仁義禮樂之道，則爲民之師表者，尙不識其所爲，而況百姓之蚩蚩乎？聖人之道，泯泯沒沒，其不絕，若一髮之係千鈞也，耗以哀哉！非命世大賢，

以仁義爲己任者，疇能救而振之乎？

鞏自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攢正邪僻，揜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純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爲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躋駁於其間；眞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既有志於學，於時事萬亦識其一焉，則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態，卓然以體道扶教爲己務，往者推吐赤心，數建大論，不與高明獨受摧縮，俾蹈正者有所稟法，懷疑者有所問執，義益堅而德亦高，出乎外者合乎內，推於人者誠於己，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沒，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天下學士有志於聖人者，莫不攘袂引領，願授指教，聽誨諭，宜矣！

竊計將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者，亦不以語言退託而拒學者也。鞏性朴陋，無所能似，家世爲儒，故不業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游當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

皮膚隨波流，攀枝葉而已也。惟其寡與俗人合也，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疎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得發也。

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於執事，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奧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冠古今，則宜取奇偉閎通之士，使趨於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則鞏不信也。若鞏者，亦粗可以爲多士先矣。執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

伏惟不以己長退人，察愚言而矜憐之，知鞏非苟慕執事者，慕觀聖人之道於執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凡近矣。若其以庸衆待之，尋常拒之，則鞏之望於是者愈狹，而執事之循誘亦未廣矣！竊料有心於聖人者，固不如是也。覲少垂意而圖之，謹獻雜文時務策兩編，其傳繕不謹，其簡帙大小不均齊，鞏貧故也，觀其內而略其外可也。干瀝清重，悚仄悚仄，不宣。鞏再拜。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輔時及物爲事，方今海內未有倫比。其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

某之獲幸於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談，卒然自進於門下，而執事不以衆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鞏薰蒸漸漬，忽不自知其益，而及於中庸之門戶，受賜甚大，且感且喜！

重念鞏無似，見棄於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頗識涯分，故報罷之初，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誠其材資召取之如此故也。道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任挽車挈攜老弱而東者，曰：某土之民，避旱嘆饑饉，與征賦徭役之事，將徙占他郡，覬得水漿藜糗，竊活旦暮，行且戚戚，懼不克如願，晝則奔走在道，夜則無所客寄焉！若是者，所見殆不減百千人。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涵養，